

天山深處的童話牧場



進入六月，位於新疆塔城地區沙灣市的鹿角灣景區迎來了最美時節。遙望冰封雪嶺，近看碧草繁花，天高地闊的美麗風光，令人彷彿置身童話世界。

市井萬象

新華社



「腦洞大開」的雕塑展



柏林漫言 余逾

很多人和我一樣，最愛柏林的一大原因是這裏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藝術活動。除了展覽，藝術盛會，還有許多各種類型適合各個年齡觀展人參與的互動項目。只要你願意，幾乎一年可看到不重複的藝術展。這不，正值周末，隨手一查便看到一個適合所有年齡段的雕塑展活動。帶上家裏正喊無聊的兒子和女兒，我們趕到了柏林現代藝術畫廊。

這裏最近的主題是以雕塑和建築模型為主，從充滿原始氣息的土著木雕，到極具現代風格，又與時俱進、環保節能的「菌生」小屋，從木質到鋼鐵，從線條到整塊，都按主題淋漓盡致地散發著立體和空間的魅力。

這個展覽邀請觀展人參與的互動項目是這樣的。首先，每位參與者到主辦方的「材料桌」領取一個A4的圖紙畫板 and 鉛筆，去展區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或者感興趣的雕塑或者建築模型，然後嘗試用一條線把它勾勒出來，便成了「一筆畫」。然後回到「材料桌」，領取一根大約有一兩米長的鐵絲，完全按照剛剛畫的這幅「一筆畫」，用鐵絲把線條的形狀和樣子複製成型，於是這個2D平面的「一筆畫」則變成了立體的3D鐵絲「雕塑」。第三個步驟，則是選擇三種不同顏色的粗彩筆或者蠟筆，從三個不同的角度把這個「雕塑」用線

條勾勒出來，於是一幅由三根線條組成的抽象畫便出爐啦。

看看身邊一個個趴在地上搞創作的人們，有幾歲的小孩趴在那裏東倒西歪，粗粗的彩筆都拿不穩，但依然隨意又大膽地在紙上畫出一根一根線條；也有大一點的小孩，很努力地想盡量畫得完美，反而猶豫不決，遲遲不知從哪裏下筆才好；還有幾位信心滿滿的大人，一筆一畫都利落又準確，一邊畫一邊拿起「雕塑」比照著看看，滿意地點點頭。

不一會兒，地上到處便已經都是人們的創作成品了。大家畫完自己的都饒有興趣地看看別人做的雕塑和畫的畫，還忍不住互相點點頭相視一笑表示「真不錯！」別看創作的步驟和說明都是一樣的，但最終成品畫看上去卻極具不同作者的個人風格——有蜿蜒曲折的流線型，也有剛硬有力的直線和尖角組合；有極其抽象的幾何圖形，也有非常形象的象形圖畫；有黑、深灰、淺灰的黑白色調，也有五彩斑斕的彩色線條……

最後主辦者對所有參與者的創作都大為讚嘆，說沒有想到最後的成品竟然有如此豐富的想像力和多樣性，把一個3D的東西變成2D再變成3D最後又變成一幅2D的成品，如此的空間轉換讓人們對空間和平面有了一個更為「寬容」的概念，對「創作」有了更大膽的定義。這，便是這個活動的意義。

柏林，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隨時隨地都能找到腦洞大開的「用武之地」。



▶ 展品環保小屋。

作者供圖

時至仲夏，外面的一棵榆樹上一隻蟬開始鳴叫，蟬鳴雖不悅耳，但傳遞了一個訊號，熾熱的三伏天就要到了。午休的時候，真希望牠能休息一下，但牠並不解風情，繼續牠的鳴唱，久居心靜之下，倒有了「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的境界。

牠開令人聒噪的蟬鳴，其實蟬還是大有裨益的。生活中，蟬的幼蟲是一種美食，蟬蛻可入中藥。文學上，在浩如煙海的古詩詞中，蟬也佔有一席之地。

我對蟬由衷的喜愛源於兒時的美好回憶。我很小的時候便對牠情有獨鍾，或者更準確地說，更喜歡蟬的幼蟲，也就是俗名叫做「知了猴」的東西。在我記憶裏，油炸知了猴絕對稱得上美味佳餚，然而更值得玩味的是捉知了猴。

我的家鄉緊挨著長長的徒駭河，河的兩岸是高高的堤壩，栽種著茂密繁盛的楊樹、榆樹還有梧桐樹。每到七月的時候，樹叢就成為蟬的天下，夜以繼日地「唱」個不

停。為了解饑蟲，我和小夥伴們傍晚的時候就到樹林裏捉知了猴，最佳的時間是大雨過後，這時泥土疏鬆，知了猴更容易破土而出。我們就在樹根下或者樹幹上尋覓，更有聰明者在地上微小的洞穴裏也能發現端倪，扒開小小的洞穴就能找到尚未見過世面的知了猴。

起初，我總是把握不準要領，等到天黑的時候，別人都是收穫滿滿，唯獨我可憐兮兮的寥寥可數。每次悻悻地回到家，父親總能揣摩出我的心思，他不顧勞碌一天的辛苦，拉著我的手，拿著手電筒，再次踏進小樹林。在父親的指引和教導下，我自自然學會了很多，比如什麼時間段知了猴應該爬到樹的什麼位置，地上的洞穴哪類會有知了猴等等，之前我都不知道捉個知了猴竟然還有那麼多講究。

知了猴帶給我的都是美好的回憶，但蟬鳴就並非如此了。記得在村子裏，每家房屋後面的樹上都有蟬的鳴叫，聲音高尖，旋

律簡單，沙啞粗獷，穿透時空，令人生厭。尤其午休的時候，牠們的叫聲格外得賣力，像是向人們喧罵牠的歌聲。當我生厭的時候，奶奶總是笑著對我說，「知了鳴夏，伏了喚秋。這些生靈比人還懂得季節，比人還靈氣呢！」

後來，我讀了法國昆蟲學家法布爾寫的《蟬》，對蟬才有了科學理性的認知，知道蟬要在地下蟄居大概四年之久，才有機會享受陽光的溫暖。而待牠華麗轉身之後，這種溫暖僅僅能維持四五十天便會壽終正寢。等真正了解這些以後，我對蟬喧鬧的歌唱不再那麼討厭，反而有了一種對生命的敬畏。

蟬蛹是美食材料，而蟬蛻也頗有價值，它是一種中藥材。《本草綱目》中記載：「蟬，主療皆一切風熱症，古人用身，後人用蛻，大抵治臟腑經絡，常用蟬身；治皮膚瘡瘍風熱，常用蟬蛻。」蟬蛻體輕，中空，易碎，無臭，味淡，具有宣散風熱、透疹利咽、退翳明目、祛風止癢的功效。讀

罷，我對蟬頓時有些肅然起敬。

不僅如此，蟬還是文人墨客筆下的常客，既可入詩亦可入畫，還寓意「禪意」。甲骨文卜辭上的「夏」字，就是一隻蟬的樣子。古人詠蟬的詩句很多，我最愛其中的兩首五言絕句。一首是唐代詩人虞世南的，「垂緜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這首詠物詩對蟬的姿態、習性、棲居、鳴叫的描寫，讚頌了蟬的清高風雅和脫俗潔淨的品格。一首是宋代詞人蘇軾的，「蛻形濁污中，羽翼便翻好。秋來閒何闊，已抱寒莖稿。」這首詩寫了蟬的一生，它從平凡中走來，到枝頭羽翻柔飛，最後抱莖而稿，透著絲絲淒涼。同樣的蟬，在不同作者的心境中卻是迥然相異，令人喟嘆。

有人云，蟬與夏天不可辜負。一隻蟬蟄伏多年，只待伏夏，破土而出，羽翼振飛，棲居高鳴，秋日枯槁，用牠平凡的一生與酷暑如期相約，用牠短暫的轉身，實現生命的輪迴。由是而言，蟬值得歌頌與慨嘆。

百代小樓



人與事

文秉懿

車子停在繁忙的路邊，司機向外面指了一下，揚了一下下巴，示意我們已經到達目的地——百代小樓。

好幾年沒有到上海，這次再訪舊地，當地朋友提議我們認識一下歷史，不要老是到外灘、城隍廟這些地方消磨時間。她推薦百代小樓，這個名字叫我喜歡。百代小樓，聽起來有意思。百代者，上下千年，悠悠歲月，多少人、事浮沉其中。至於小樓，當然令我想到「小樓昨夜又東風」，或者是佳人在樓上憑欄遠眺，聞怨賦詩。歷史壯觀，文學蘊藉，這個地方適合我這種附庸風雅的俗人。

小樓屬西式建築，是一幢高三層的紅色樓房，外貌雅緻，一副時尚家庭的住宅模樣。建築物的入口略顯窄小，訪客進出，皆經此門，星期六遊人多，比較擁擠。這裏本來是百代唱片公司的辦公室和錄音室，並不對外開放，建築師不會設計寬大的入口。樓房的地下改建成一家餐廳，那天門外擺放了一個大型牌子，上面

寫著「××小朋友八歲生日會」。八歲對於百代來說，實在太年輕；做生意跟展示歷史，亦格格不入。這種組合，叫我摸不着頭腦。

二、三樓開放予公眾參觀，我登上樓梯往上走。樓梯是木製的，我一向對木樓梯、木地板情有獨鍾，走在上面，自然放輕腳步，減慢步伐，特別憐愛。不少人倚在粗壯的欄杆上，抱住扶手拍照。一盞水晶燈從上面吊下，燈泡亮著，在日光下減少了燦爛。可以想像，晚間亮燈，應該十分氣派。樓梯一旁是牆壁，上面是比人大的窗子，關得嚴密，也是拍照取景的理想地方。人們都以這裏為拍攝基地，空間供不應求，唯有排隊輪候。置身此處，我不禁想到電影和電視劇的畫面，富家小姐穿著摩登洋裝，太太穿上華麗旗袍，從樓上走下來，高跟鞋鞋跟敲打地面，發出「咯咯」的響亮聲音。

二樓和三樓是面積不大的房間，我總是覺得舊式樓房的房間應該是寬敞的，所以我懷疑是把大房間分割成小房間。一個房間就是一個展覽廳，展示了照片、唱片和手稿等，都是珍貴的物件。靠著大窗戶的老式書桌和櫃子，是當年使用的傢具。

桌子後方、靠牆擺放一台鋼琴。靈感來了，興致到了，就坐到鋼琴前彈奏。房間蕩漾起悠揚音樂，令人陶醉。透過這些擺設，可以想像人們伏在案頭投入工作的情況，也許是作曲，也許是填詞，也許是思考銷售策略。

這裏還是我們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創作的地方，歌曲首版錄音的唱片金屬母版就收藏於此。

像一朵巨大花朵的留聲機，把人帶回過去的日子。站在它前面，幻想放下唱針，黑膠唱片悠閒地轉動，在旋轉間流出白光、周璇、李香蘭的歌聲，投射出歌者曼妙的身影。這份情懷，老舊、雋永。

小樓為訪客留下回憶做了準備，安裝了一台機器。我不知道它的名號，不過它操作簡易，掃碼後選擇照片，印製明信片。更有趣的是，它具有錄製功能，以後掃一下印在明信片上的二維碼就可以重溫錄音。我唱了幾句《夜上海》，這不是在百代唱片公司錄音的經歷嗎？我當歌星了。

百代小樓規模不大，不用多少時間就參觀完畢。地方雖然小，不過其中蘊含的意義卻是巨大的。

天壇無語，逐夢有期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上月底筆者隨同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李大宏主席一行，應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簡稱「中國記協」）邀請到北京參訪交流，拜訪港澳辦和中宣部，以及參訪

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鳳凰網等。五天行程，令我們開拓了視野，增進了彼此了解，特別是各大央媒在新媒體發展方面的最新成果，以及講好中國故事的創意創新、全球傳播力的大幅提升，給各位香港新聞界同行留下深刻印象，亦帶來不少啟發，幾場座談會都有比較深入的探討，新聞聯選與央視總台簽署合作備忘錄，和中國記協亦將展開更深度的合作。此行收穫滿滿，而筆者更加有意外收穫。

事緣行程第二天晚上接到臨時通知，翌日上午有半天自由活動。偷得浮生半日閒，我和團友文灼非兄決定去逛天壇公園。從我們住宿的酒店，沿祈年大街步行到天壇北門只需十來分鐘。首都這幾天都是藍天白雲，白天氣溫在二十六至二十七攝氏度左右，走路很舒服。踏進天壇公園，有一種時光穿越的感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距離上一次遊天壇，已經整整三十年。

一九九二年海峽兩岸代表團在香港達成關於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之後，於一九九四年二月在北京展開事務性談判，我奉當時任職的報館派遣到北京採訪，參與談判的主角分別是海協會的唐樹備、孫亞夫，以及海基會的焦仁和、許惠佑，那次談判過程曲折但取得一些進展。談判期間有一個星期天休會，我趁機去逛天壇公園。北京「二月春風似剪刀」，出門要穿上棉大衣。我從祈谷壇走到祈年殿，登上三層漢白玉圓壇平台眺望，自明朝永樂十八年建成至今六百年，這裏見證了華夏文明由盛轉衰，再到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滄海桑田。雄偉壯麗的祈年殿是這座古都最有



◀ 天壇公園中可見許多遊人換裝拍照留念。作者供圖

代表性的地標之一，遊客可以進去參觀，我默默站在華麗莊嚴的大殿前方，仰望三十三米高的圓頂，想像幾百年前明清兩朝十多位皇帝在這裏祭天，祈禱五穀豐收國泰民安的神聖場景，當中包括大兵壓境逼和「明鄭」收復台灣的康熙大帝。

三十年後故地重遊，正是百花盛開時節，天壇還是那個天壇，祈年殿藍色琉璃瓦三簷覆蓋，金色葫蘆頂在陽光下顯得有些耀眼。但是感覺明顯不同，最大的變化是中外遊客更多，笑容更多，歡樂更多。最惹人矚目的景象是在祈年殿、祈穀壇、皇乾殿、丹陛橋等各處皇家建築，見到一對情侶穿上明朝皇帝龍服和皇后長裙拽地鳳裝，拍照留念，這些來過把「皇帝癮」的有年輕戀人，也不乏中年伉儷。奇怪的是沒有一對情侶打扮成清朝皇帝皇后，倒是有好幾個小女孩打扮成小格格，在人群中追逐嬉笑，似乎在提醒人們在距離皇帝祭天祈禱的地方不遠處的紫禁城，曾經居住過十位清朝皇帝。

遺憾的是，皇穹宇外的迴音壁被鐵欄杆圍起來，遊客不能體驗神奇的傳聲功能。當年我一個人遊天壇，見到有人把耳朵貼近這幅三米多高的磨磚圍牆，和遠處另一個人說悄悄話，也想體驗一

下，就請旁邊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孩幫忙，她站在大約二十米外貼近牆身小聲說一句話，我果然聽到，輕聲回應一句，她也聽到了。可惜，經常有一些無良遊客肆意往迴音壁的磚牆上胡亂刻下「XX到此一遊」之類垃圾文字，為保護這座珍貴歷史文物，管理部門不得不禁止遊客靠近，當年憑牆傳聲的體驗，只能回味難以重溫。不過，每一個來到北京來到天壇的中外遊客，都可以用心聆聽到歷史的迴音。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一次採訪海峽兩岸會談，一次香港和內地新聞界交流，在北京天壇公園找到交集。去年曾經見到當年參與北京海峽兩岸會談的主角之一，他已經退休，但仍然關注海峽兩岸局勢，我也是從那次採訪之後就一直關注海峽兩岸新聞。最近「台獨」勢力很猖獗，企圖倚美抗中，公然數典忘祖，今天在台灣稱自己是中國人竟然要被「原諒」，這種荒謬的事情是三十年前實難想像。「台獨」勢力挑釁，是低估了中華民族千百年來追求統一的傳統信念。青山常在，天地不老。六百年北京天壇見證了明清兩代以及抗戰勝利之後中央政權收復台灣、治理台灣的統一偉業，相信一定會再次見證中華民族實現祖國統一的夢想。

夏日詠蟬



如是我見

劉雲利